

地鐵遇見博物館

近日，「地鐵遇見普拉多博物館」展覽在成都地鐵9號線驛化園站廳內展出，西班牙普拉多國家博物館從館藏珍品中選出二十九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原比例複製畫作的形式向公眾展出。

展覽旨在打造博物館外的博物館，通過走進地鐵空間的展陳方式，創建公眾與藏品零距離對話交互的新場景。展期至八月九日。

新華社



市井萬象



東言西就

沈言

也見了白髮」的滄桑宿命。對於愛情的追尋，由「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終於達至「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最高境界。而個人的愛戀，在歷經歲月的洗禮之後，亦演化成爲世紀末的家國鄉愁。

關於親情，羅大佑說：一個人的一生會有三個家。第一個家，是父母給我們的家。第二個家，是我們自己出去追尋的那個家。第三個家，是自己終於成立的家。從「我的家庭我誕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時期最美的時光，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向」，到「給我個溫暖的真情，和一個燃燒的愛情，讓我這漂泊的心靈，有個找到了家的心情」，再到「給我個溫暖的，滿懷着溫暖的，不願紛爭的家庭，讓兄弟姊妹懷抱父母慈祥的愛，依然成長在心靈」……當年離家的年輕人，所幸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幸福家園，乃至回歸生長於斯的心靈原鄉，在悲歡離合的歌聲中，行走在離家、成家與歸家的人生旅途之中。

疫情中，他重新改編歌曲《伴侶》，以「再一次日出太陽升起，再一次重逢問候之餘，每一個握手將不再猶豫，每一個生命將被珍惜，如今的歲月將被記取，守望堅持與患難的伴侶」，鼓舞世人直面疫情的正面。迷茫時，不妨記取他在「童年」演唱會中的說話：「雖然世界還在疫情之中沒有完全脫身，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但我們依舊相信，明天會更好。」

在屬於兒童的好時節，邂逅羅大佑的《童年》，任思緒於熟悉的旋律中起舞，聽着了鳴夏，看蜻蜓點水，恍若重返時光久遠的童年。

在最近一場以「童年」為名的線上演唱會上，羅大佑一身亦舒男

主角造型出鏡，以反璞歸真的姿態，在花蓮碧草如茵的山野之間，伴隨着夜晚的蟲鳴與風聲，彈着結他悠然哼唱舊日經典，有「回憶殺」來襲，嵌入DNA的歲月音符瞬間甦醒。

他還是那個他，對於音樂的理想與激情依舊。他又不是那個他，黑框眼鏡替換了遮面墨鏡，披肩黑髮變成了短直白髮。歲月在他身上留下光陰的印記，他已不再是那個搖滾着嘶吼着的憤怒文青，儘管內心依然有火，外表卻已如水。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每一個人身上寫下歲月故事。而羅大佑，則以其獨特的詞曲和唱作，為幾代人寫下難忘的光陰故事。他曾經有一個野心：每隔十年，以歌為筆，以歌手的人生秀為時代做註，為社會著史。於是有了「戀曲」系列和「家」系列，以及不同面貌呈現的三部曲，吟唱着不同年代的愛情與親情，記錄着不同時代的社會與人生。

關於愛情，從《戀曲1980》到《戀曲1990》再到《戀曲2000》，他的戀歌一直在傳唱。在《戀曲1980》的少年誓言中，滿足「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麼」的青澀追問；在《戀曲1990》的青年眷戀中，滿足「蒼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飄泊，尋尋覓覓長相守是我的腳步」的纏綿相思；在《戀曲2000》的中年反思中，滿足「等遍了千年終於見你到達，等到青春終於

閒話煙雨
白頭翁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在大英博物館裏有許多中國瓷器的稀世珍品，有不少堪稱中國「國寶」。在中國館內，最使我駐足靜觀，大飽眼福是明清時期的各種瓷器。其中最吸引我的當數元代青花瓷器，其中有的已是當代絕品。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二日，在倫敦佳士得拍賣行一件元代青花大罐，拍出二點三億元人民幣。這件元代青花瓷大罐被命名為「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在中國青花瓷中，尚未見過有拍過這件高二十八厘米，直徑三十三厘米，重約五公斤左右的元青花。需要說明的是這件元青花並非是官窯製品，卻能一枝獨秀。

二〇〇六年湖北鍾祥市鄧靖王墓的發掘中，在主墓室王和王后靈柩前各有一個「招魂瓶」，因為在發掘這位明朝封王墓時，自始至終幾乎沒有任何重大發現，也沒有什麼值得記入史冊的文物。就在極度失望的時候，卻出土了這麼一隻元代青花四愛圖梅瓶，瓶高三十八點七厘米，口徑六點四厘米，底徑十三厘米，極其難能可貴。因被置放在主墓室，主墓室無塌無陷，這隻寶瓶紋絲未動，原模原樣，上面很可能還印有明代人的指紋。



如是我見

胡艷麗

小時候，希望世間有種花兒常開不敗，四時呈現不同的顏色。直至長大後看到多肉植物，才發現大自然早已有所安排。

從第一眼看到名為「荷花」的多肉植物，就被它深深吸引。整個植株約五至六公分，如一朵小小的荷花盛放，粉色的葉邊向下慢慢暈染，粉而不嬌、鮮而不艷。葉片的下端淡淡的粉色漸變成略有青翠的白，更襯托得「荷花」聖潔、唯美。迎着斜風細雨，葉片上點點晶瑩細小的水珠，為花朵增色。蒙蒙霧中，小小一朵「荷花」自帶仙姿，葉片含苞，圓潤葉身微微向內側包，粉嫩剔透，似是吹彈可破，如同半顆仙桃。瑤池之花，落入人間，不過如此。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

「荷花」靜放，將時光凝滯，當下即是過去與未來。不論風雨，我只靜默，安然接納。靜靜地觀賞多肉，頭腦中的諸多繁雜皆被放空，心中、眼中便只有這花、這朵、這葉。它美麗之時珍惜當下，即使不是剎那芳華，時光之中如此驚艷也僅僅是這一分、這一秒，他時再看，自是另一番容顏。

一秒，他時再看，自是另一番容顏。

身處都市之中，若能擁有一方小小的多肉花園，讓那一株株出塵的仙子，淨化人的眼睛，也許這世間就會少了許多煩躁和是非。

蓮花座多肉聖潔、端莊，「荷花」僅是景天科擬石蓮花屬多肉大家庭中的一員，她還有很多形似的姐妹，比如「獵戶座」、「雨燕座」、「月光女神」、「靜夜」、「月亮仙子」、「花月夜」等。在沒有達到顏值巔峰時，這些蓮花座多肉有諸多形似之處，細心的主人，才會在略微不同的葉形上面發現它們的不同。這世間沒有完全相同的兩株多肉，正如人不會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隨着時節風雨變換，多肉在不同時期會呈現不同的狀態。哪怕是相同的品種，因擺放位置、配土、用盆的細微差異，也會令它們呈現出不同的樣貌。顏色幻化、形態變遷，這也正是多肉的的魅力所在，它們可以端莊如佛前的青蓮，也可嬌美如瑤池之荷，若是養護不當、環境不適，傾國傾城的一株仙葩，也會墜落凡塵，成爲凡間的平常女子，甚至貌醜無顏。

作爲養肉人，能欣賞多肉在春秋時分的

師長之風



君子玉言

小杏

六月十七日是《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央媒評論「是目前世界上仍在發行的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作爲大公的專欄作者，能在「百年老號」上開欄目，夠吹牛一輩子啦！好報如好師。大公的深厚底蘊自是一種天然滋養，其「忘己之爲大，無私之謂公」的辦報理念，也可作爲立人的座右銘。祝賀《大公報》！

周六到凌老師家做客。她是頂尖級醫學教授，先生崔老師是一位外交官。之前凌老師聽說我回京，約了幾次。因為疫情，一直擱置。現在疫情漸好，上周就把地址發來，還邀請了另外一位我敬愛的師長秋大姐伉儷。人是有磁場的，同道之人定有同好之友。

凌老師住在郊區中軸線最北端一個山莊別墅。一見面，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上次還是二〇一九年底在香港見面，當時她去領台灣慈善機構頒發的「愛心獎」。一晃已三年。說來與凌老師結識十五年了。她個子高高的，一頭利索短髮，寬大眼鏡背後一雙笑咪咪的眼睛。今天她穿了一件格子衫，牛仔褲，還是那樣精神幹練，快人爽性。絲毫不像七十歲的人。

桌上放着包好的兩籠餃子，小巧精緻，擺得整齊齊齊。凌老師說她喜歡包小餃子，一口一個，那樣才能完整品味餃子的味道。我們笑凌老師「完美主義強迫症」，把包餃子都當作外科手術，精益求精。凌老師說當醫生的都有點完美主義。

她的醫術在業界和民間有口皆碑，精彩的故事足可寫一本書——

早前坊間皆知的成功救治一位情況危殆的電視主持人：

賣自家房作爲啟動資金在雲南辦慈善學校、收養孤兒，及至推動成立公益基金會，培養了千餘名學生；

連續八年推動將「醫鬧」寫入刑法，維護醫療機構正常秩序；

發起「中國志願醫生」進行義診、救災、援外，動員各方資源參與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投身扶貧事業中的醫療扶貧，並積極參與抗疫。到二〇二一年底，共有二千八百多名各學科的志願醫生，志願團隊走過了全國二百三十六縣，建立了三百二十個專家工作站，義診三萬六千人次。並爲當地培訓醫療人員，留下一支不走的醫療隊。

發起建立「康復健康小屋」，讓病人在家門口做康復，滿足農村老人、殘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群體對康復需求。僅二〇二一年，就在全國十二個省建立了一百個……

凌老師夫婦兩家老人都是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老兵，崔老師的父親是白求恩的學生，姑姑是抗戰烈士；凌老師的父輩上過抗美援朝前線。後來兩位父親都在國內頂級醫院擔當重任。凌老師父親今年一百零二歲了，馬上將迎來結婚七十五年。崔老師聊起與凌老師結識的過程，如何教凌老師英文。當年凌老師隨他駐外時，雖然是使館編外人員，但與大家關係特別融洽，大家都喜歡她。崔老師則稱她「二桿子」，「愛攬事」。

凌老師講起前不久她又做了一件看起來「挺二」的事。一位醫院同仁去看兒子，剛待一個小時，突然遭遇疫情封控，與兒子全家被拉到隔離點。因他自己家與兒子家不在同一個區，隔離結束後，他在兩個區銜接過程中成了真空地帶特例。一時不知怎麼辦，找到凌老師。她到處諮詢反映，很快事情得到了解決。她說，我樂意幫別人，利他的事我都願意去做。我也不需要回報，如果說得到回報的話，就是幫到別人後內心的滿足感成就感。

凌老師夫婦帶我們在山莊裏轉了轉，林蔭小徑湖光山色，黑天鵝靜靜游弋。我說喜歡她的文筆，之後又寄來她的散文集。

在我看來，凌老師近乎完美。不僅對患者好，對父母也孝順，與丈夫伉儷情深，家庭和美。兩家老人晚年生病時都是

美，也要能接受多肉在進入夏季之時褪去紅妝一身素綠的醜。高溫之下，大多數多肉會進入半休眠狀態，它們需要一季的睡眠積蓄力量，待到涼爽秋風起，它們才會重新梳妝，爭吐芳華驚艷時光。夏天的多肉便是一株睡美人。需要有心人默默期待、默默守護，等待適合它生長的季節，再度綻放仙姿玉容。

相比花期短暫的鮮花，多肉植物擁有「不老」的容顏，它有四時顏色的更迭交替，卻無凋謝之時。生命在，花即是葉，葉即是花。枝枝葉葉，生機無限。剪下多肉的一個側芽，插進土裏，它會慢慢生根；摘取一片葉子，給它時間，它會慢慢成長，上演生命的魔法。母葉消耗、小肉成形，多肉生生不息，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與時光對峙，再弱小的生命也可以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凌老師家中花園的銀杏樹。

作者供圖

凌老師照顧，老人家對她的醫術和建議特別信任。她家的前後花園種有一百多棵樹，桃李杏山植應有盡有。有一棵筆直的銀杏樹，樹下埋着公婆的骨灰。樹下立着一塊碑，上刻凌老師寫的一句話「我們悄悄地來，也悄悄地走／留下一片綠，庇蔭後人。」碑上還特意刻下入黨時間。

她寫得一手錦繡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她採薺菜、採槐花包餃子蒸包子……她撫養的兩名雲南孤兒，都已大學畢業，事業有成。她練字的桌後掛着一張大照片，一個清麗娟秀的年輕姑娘，頗有山口百惠的神韻。凌老師說那是她年輕時候。

她的系統醫學理論結合中西醫理論精華，並上升到哲學層面，讀後令人大悟。她說「缺乏科學的醫學是愚昧的，缺乏人文的醫學是冰冷的」，「與時間的競爭，人類永遠沒有勝算，但我們仍可以爲守護尊嚴而努力。」

大師之所以成其「大」，就在於他豁達開放、睿智通透，具有唯一性、不可複製性。不論是什麼領域的大師，躋身頂尖級別的，一定是心性單純、一心爲他的智者。



▲元代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一段傳奇故事。他收集的中國瓷器的珍品，從晉到清，幾乎代代都有，其中大量明清時代的宮廷珍品，稀世珍寶，包括傳世珍寶琺瑯彩瓷器和極爲稀少的宋代汝窯瓷器。在大維德眼中，最珍貴、最稀有、最寶貝的是那

一對元代表象耳大瓷瓶。世界有些國家級的大博物館要求借展，也從來不外借一對，只能借展一隻。有警世恆言：金不換。這對元代表象耳大瓷瓶豈止爲金不換？就是單隻出借，也非易事，保安、保險、保障措施複雜到嚴格苛刻。即使是單隻出行，也必須乘頭等艙，必須置放在一隻特製的箱子中，有專人時刻看護。飛機着陸後，必須先讓它安全出艙，平安下機後，乘客才許離開座位。有一次要借展到美國，美國竟然派了兩個荷槍實彈的美國大兵爲其做貼身保鏢，任何人都不得靠近，那也僅僅是一隻元青花象耳瓶矣。大英博物館中的這對元青花象耳瓶，真乃百聞不如一見，高山仰止，獨步天下，一見方知何爲大千世界。

中國瓷器成爲世界的奢侈品，整整長達一千年，中國瓷獨尊，你可能不知道何爲東方，但你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瓷器。直到一六九九年，一個漢名叫殷弘緒的法國傳教士來到景德鎮，這位法國人有恆心，有定力，整整在窯前窩了七年，終於學會了製造中國瓷器，也改寫了歷史。

（「聽瓷·門彩」之五，標題爲編者加）